

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

亦舒

— 作品 —

40

我不会为任何人改变我自己，我就是我，勉强无幸福。



露水的世



亦舒
— 作品 —
40

露水的世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磨房天香
CS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水的世 / (加) 亦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04-8780-5

I. ①露…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108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如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LUSHUI DE SHI

露水的世

作 者: [加] 亦舒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李 娜 刘 霁
策划编辑: 李 颖 沈可成 杨 祎 雷清清 马玉瑾
文案编辑: 孙 鹤
营销编辑: 杨 帆 周怡文 刘 珣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75mm × 1120mm 1/32
字 数: 162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780-5
定 价: 43.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露水的世

目录

壹	_1
貳	_43
叁	_101
肆	_149
伍	_187
陆	_201
柒	_237

露水的世

壹·

露水的世，

虽然只是露水的世，

虽然是如此。

这个故事里，一共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开始的时候，他们是：

（一）齐大巧，二十岁的美女承继人，父母已是二世祖，整年赖在欧洲，在摩纳哥与巴黎之间游荡，颇有名气，曾在时尚杂志社交版图片上出现，自称作家与画家。

大巧自幼随祖父生活，祖母年轻时与十岁女儿在车祸中丧生，那个女孩，也叫大巧，据说非常秀丽聪敏，是天才小提琴手。

大巧出生，祖父齐予把幼婴抱在手上，泪盈于睫，觉得上天终于还给齐家一个女孩，故仍叫她大巧，取意大巧不工。

大巧不负所托，真够疏懒，功课普通，古董琴弓用来

与男同学比剑。但，她讨得齐老欢心，漫无目的地享受生活，负责逗祖父欢笑，以及，接受诸男生追求。

（二）郝浚，是大巧表姑的儿子，一表三千里，算是表兄。但，郝家父母均在大学教书，有点头巾气，不大与商贾来往，士农工商，觉得做股票证券的齐家担任掮客角色，专赚佣金，实则并无建设社会。

大巧与郝浚绝少见面。

廿七岁的郝浚是史密松学会的古生物学家，有点孤傲，他不爱说话，长得高大英俊，漂亮得叫人侧目。

郝浚，是大巧暗恋的对象。

（三）沐荷，是大巧另外一个远房亲戚，这次，更加遥远。但因为齐老好客，又怕大巧寂寞，故度假时时带着沐荷一起。她俩又是同班同学，温静的沐荷只大一岁，不时帮大巧抄写功课。

大巧的优点是待人厚道，与沐荷平起平坐，见好吃的永远留沐荷一份，衣服大家调穿。

沐荷家境过得去，但与继母不甚融洽，她不常留家里，半寄居齐宅。

两个女孩一样好看，但如果有人说大巧可爱，她会笑，“阿荷比我温柔”，大巧不觉比沐荷优秀。

她俩是真心爱惜对方。

（四）朱诸博士，怎么形容好呢？他是完美青年，有学识学历，性格平和，道理分明，生活谨慎。在学堂，大家如出外狂欢，必请朱诸，众人皆醉他独醒，担任班长，照顾饮醉同学，免生意外。

朱诸并不古板，他爱吃，煮得一手好菜，他慷慨，什么都借给朋友。

他在戈壁沙漠结识郝浚，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他俩在戈壁待整三个月，代表乔治华盛顿大学，该古生物研究小组共六人，来自世界各地，听到戈壁发现新种恐龙化石群，飞身扑上。

郝浚与朱诸，一冷一热，不知怎的，相处融洽。

这是他们的故事。

冥冥中不知是怎样的安排，四个年轻人，会在这一个五月天邂逅。

是齐予老先生七十岁生日。

今日的七十老人，同昔日不一样。

当然与从前是不能比了，但齐老保养维修得宜，雇着营养师处理饮食，穿罗马裁缝师傅手工制作的西服，适量运动。他富有，不但健康，还有女朋友，不止一个。

寿辰那天，他说：“随便在家吃顿饭，所有亲友都欢迎。”

大巧一听，顿时乐不可支，这是喝香槟好机会，名正言顺饮得醉醺醺。沐荷当然也一起。

大巧一身最流行花短裙，扮相娇俏。

沐荷不喜鲜艳大花，挑一袭白麻纱打褶及膝裙。这条裙子，也是大巧所有。

沐荷不想向继母要钱买出街衣衫。

“哟。”继母会低声说，“这衣食住行真不简单，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尤其是大学学费，简直如读钞票……”

穿一次的衣裳，大巧衣橱里最多。

齐老看到她俩，高兴得很：“好像双妹牌^[1]。”

[1] 诞生于 1898 年的上海品牌。

大巧哈哈笑：“老爷子露馅了，一声双妹牌，人家知道你岁数。”

齐老说：“我不怕，我有心理准备，我确是老年人。”

说不怕，语气却惆怅，像是不知如何不经不觉活到耄耋岁数。

生命那么多苦楚挫折磨难失意无奈，居然也一一克服。静时想起，还觉得时光飞逝，转瞬已七十古稀。

“大家玩得高兴点。”

老当益壮的他到书房处理文件，他的助手古太太把一只手指放嘴边，示意年轻人不要太喧哗，齐老稍后要小睡片刻。

下午三时多，大巧的各路朋友已经报到，这生辰宴分两档，年轻人六时先吃，八时才轮到长辈，大家高兴。

大巧轻轻问古太太：“我爸妈回来吗？”

中年古太太摇头。

大巧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们。

上次看到母亲，大巧几乎不认得，母亲整张脸经过注射处理，僵硬不动，全无表情，当然也无表情纹，连笑都

只能歪一下嘴角。

她站在大巧身边，问友人：“可是像足两姐妹。”大巧浑身汗毛竖起。

她愿缺席，最好不过。

大巧搭讪说：“听说两人感情不太好。”

古太太轻声答：“你就别理这些了。”

他俩喜欢欧美，东方人不显老，看上去好似三十七八，玩起来方便些。

“连老父七十大寿都不回来，真是。”

“齐老有你已经高兴。”

一群年轻朋友已经更衣跃入暖水池里打水球。

厨子在泳池旁做烧烤。

“对不起，不设酒精饮料。”

大巧说：“我到地窖取香槟。”

沐荷阻止：“今日不可淘气。”

他俩站在草坡观海港景色。

“真宁静漂亮，像另外一个世界。”

“下雨天烟雾才好看，树枝间站满避雨瑟缩的小鸟，梔

子花特别清香，鲜红棘杜鹃垂头，十分诗意。”

“这幢房子，将来属于你吧。”

“说太远了，祖父会活至一百零十岁。”

“你会跟他学做证券吗？”

“听就头痛。”

“那么他的本事岂非失传。”

大巧对沐荷说：“我推荐你做学徒。”

“我没有那种抱负。”

“华裔特长是能够把不喜欢做的事做到最好。”

沐荷说：“我只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与一群子女。”

“如果丈夫不体贴子女不听话呢。”

沐荷微微笑：“我早有心理准备，世上焉有体贴男人与听话少年。”

两人坐在伞下，不停有男生上前搭讪献殷勤。

——“痛不痛？”“什么？”“像你这般安琪儿自天上摔下，可觉得痛？”

“不痛，但浑身起鸡皮疙瘩。”

沐荷问：“都是些什么人？”

“朋友的的朋友的朋友，许多不认识，闻风而来。”

“你不介意？”

“没有酒肉，何来朋友。”

沐荷不出声。

大巧连忙致歉：“我不是说你。”

“越描越黑。”

大巧笑：“我去找香槟。”

经过走廊，看到祖父仍在批阅文件，一个艳女，伏在他膝上，低声不知呢喃什么。

大巧淘气，代为配音：“我想换车，这次要宾利跑车，三千万那套珠饰——”

古太太走近，拍大巧肩膀。

“那女子是谁？”

“你就别管了。”

大巧忽然觉得寂寞，这屋里每个人都有个宗旨，像古太太，她工作；那艳女，勤讨钱；池里各友人，疯玩吃喝；她呢，无事可做，是个吃闲饭的人。

她走进酒窖，找到粉红香槟与开酒器，当场开瓶，坐

在长凳上喝起来。

“我是一个擅开香槟的女子。”

忽然身后有人说：“别喝醉。”

大巧一惊，伸手啪一声开亮灯：“你是谁？”

面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段，五官端正，笑容可掬的年轻人：“我叫朱诸，我是客人之一。”

大巧松口气，这时，她发觉人客目光有异。

他的视线像是穿透大巧，直看到她身后。

大巧转头，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沐荷也到酒窖找她。

穿白纱裙的沐荷站在幽暗一角，秀美如小仙子。

她也怔怔看着朱诸。

大巧连忙说：“我来介绍，我表姐沐荷，这是今晚客人之一朱诸。”

他俩轻轻握手，目光一直没离开对方。

大巧说：“我们回楼上去吧。”她一手握一瓶香槟，“太阳下山，快轮到另外一批客人上场。”

沐荷与朱诸跟在她身后，却不约而同往花园走。

古太太看到，微笑说：“相见恨晚就是这个意思。”

大巧不服气：“那朱某看也不看我。”

古太太笑不可抑：“看你的人还嫌不够？”

“这朱诸是谁？”

“你郝浚表哥的朋友。”

“郝哥来了？”

“你还记得他真不容易，他与另外一些朋友在厨房。”

齐宅厨房面积大如客厅，一张大木台像乒乓球桌，此刻坐满人客。

大巧记得郝哥一向对她冷淡，当她是小孩，不小心把小女孩弄哭是需要解释的事，偏偏小女孩特别爱哭，他识趣，敬而远之。

那是好几年之前的事了。

此刻他坐在哪里？

厨房正在掰龙虾吃的几个年轻人看到古太太与一个两手握香槟瓶的美少女走进，齐齐站起。

同样高大，有些赤膊，有些穿破汗衫，全部留长发胡子，浑身太阳金棕皮肤，像自海滩回来。

他们齐齐笑，露出雪白牙齿：“失礼了。”

古太太说：“别客气，请继续，这是郝浚小表妹大巧。”

大巧逐张面孔检视。

他们主动报上名字：“克拉克”“艾历信”“史蓝诺”，有一个不出声，也不笑，他黑发黑须，一双眼睛明亮地看着大巧。

大巧忍不住走近，放下酒瓶：“你，你是郝哥。”她见他汗衫有洞，淘气地伸手指戳他，他的肌肉扎实。

虽说是玉指，怪痛，郝浚微微缩起胸膛躲避。

这时其余大汉纷纷取上衣穿上。

大巧觉这里有趣，不客气地坐下。

厨子又把刚煮熟的蚬蚌盛出。

古太太笑：“这些贵客，连同朱诸在内，全是史密松学会的古生物会员，刚自戈壁回来。”

大巧说：“哇，戈壁，那里有什么？”

郝浚心想：“几年不见，这小表妹长高大半个头，身段也丰满许多，但仍然无聊淘气，仿佛只管吃喝睡三件事。”

“你们待多久，住在什么地方？可是蒙古包？听说方便要走到门外，哈哈。你们的研究报告会否在《国家地理》

杂志刊登？你们都是古生物科博士吧，结婚没有？长年累月捧着化石骸骨，啧啧啧，不过，比起在爪哇雨林研究蝙蝠，又似乎舒服一点，哈哈。”

众学者见少女叽叽喳喳，不禁都被逗笑，不予计较，只有郝浚冷冷看着大巧，毫不动容。

古太太已叫人开启香槟酒。

“好了好了。”她拉起大巧，“我们让客人尽欢。”

有人问：“朱诸呢？”

古太太说：“他与朋友说话呢，我另外留食物给他。”

这时，郝浚站起走到冰箱取啤酒。

少女注视着他，他与记忆中一样，走路都那么好看。

一个暑假，他教她微积分。数学不及格的话，中学不能毕业，齐老紧张，请了好几个家教，无效，出动博士生。

大巧记得郝哥奇凶，先把她书桌上糖果、小玩具电话、镜子等杂物全部扫到地下：“坐好！眼睛看着课本”“从二十三页一直算到二十七页，立即动手，Chop-Chop！”

大巧惊怒，手心冒汗。

算得慢，郝浚用一根木尺，敲着桌边，一次敲断了尺，